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玉壺清話 第三卷

盧多遜相生曹南，方幼，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。時與群兒誦書，廢壇上有古簽一筒，競往抽取為戲。時多遜尚未識字，得一簽，歸示其父，詞曰：「身出中書堂，須因天水白。登仙五十二，終為蓬海客。」父見頗喜，以為吉識，留簽於家。迨後作相，及其敗也，始因遺堂吏趙白陰與秦王廷美連謀，事暴，遂南竄，年五十二，卒於朱崖。簽中之語，一字不差。初，多遜與趙韓王旺皆，太宗踐祚，每召對，即傾之。上以膚受，頗惑之，黜普於河陽。普朝辭，抱笏面訴，氣懾心懾，奏曰：「臣以無狀之賤，獲事累聖，況曩日昭憲聖後大漸之際，臣與先帝面受顧命，遣臣親寫二券，令大寶神器傳付陛下，以二書合縱批文，立臣銜為證。其一書先後納於棺，一書先帝手封收宮中，乞陛下試尋之，孤危之跡，庶乎少雪。臣此行身移則事起，豺狼在途，危若累卵，誰與臣辨？」後果得此書於禁中，帝疑既釋，竄多遜於朱崖。上謂普曰：「朕幾欲誅卿。」故王禹偁《韓王挽詞》有「鴻恩書冊府，遺訓在金滕」，乃此事也。至道元年燈夕，太宗御樓，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於家，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，賜坐於御榻之側，敷對明爽，精力康勁。上親酌御尊飲之，選殿核之精者賜焉，謂近侍曰：「昉可謂善人君子也，事朕兩入中書，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，宜其今日所享也。」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。公遽離席，歷歷口誦御詩幾七十餘篇，一句不訛。上謂曰：「何記之精耶？」公奏曰：「臣不敢妄對，臣自得謝無事，每晨起盥櫛，坐於道室，焚香誦詩，每一詩日誦一遍，間或卻誦道佛書。」上喜曰：「朕亦以卿詩別筭貯之，每愛卿翰墨楷秀，老來筆力在否？」公對曰：「臣素不善書，皆彘犬宗訥所寫爾。」上即令以六品正官與之，遂除國子監丞。

呂中令蒙正，國朝三入中書，惟公與趙韓王爾，未嘗以姻戚微寵澤。子從簡當奏補，時公為揆門相，舊制，宰相奏子，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，加朝階。公奏曰：「臣昔忝甲科及第，釋褐止授九品京官，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、不能沾寸祿者無限。今臣男從簡始離襁褓，一物不知，膺此寵命，恐罹陰譴，止乞以臣釋褐日所授官補之。」固讓方允，止授九品京官，自爾為制。公生於洛中祖第正寢，至易簣，亦在其寢。其子集賢二卿居簡平日親與文瑩語此事云。

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，康寧富壽，先得裴晉公午橋莊，鑿渠周堂，花竹照映，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游釣，榜於門曰：「老夫已毀裂軒冕，或公綬垂訪，不敢拜見。」造一臥輿，以視田稼。醉則憩於木陰，酒醒則起。嘗以詩戲示故人：「午橋今得晉公廬，花竹煙雲興有餘。師亮白頭心已足，四登兩府九尚書。」公慕唐李大亮為人，對上前，申明律意，惟務裁減；又奏乞罷三班吏杖罰，請從贖論，皆可之。為江南東、西漕，經制饒、信、虔三州錢料，極為永便。又議私鑄之典曰：「小人雖加死法，亦盜鑄不已，間或敗遁，則嘯聚林谷。臣詢砂鐵錢每一金，煤屑鉛炭亦不減三分，但乞許民間折三分通用，既無厚利，自然不為矣。」後台省駁議，恐隳縣官法，遂寢其行。

梁丞相適始任刑詳，一旦，隨判院盧南金上殿進札子，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，仁宗忽問曰：「因何名次公？」判院以明法登仕，不能即對，時梁代對曰：「臣聞漢黃霸字次公，必以霸字而名也。」上遂問曰：「卿是何人？」對曰：「臣秘書丞、審刑詳議官梁適。」又問：「卿是那個梁家？」對曰：「先臣祖顛、先臣父固俱中甲科，獨臣不肖，於張唐卿榜行間及第。」上曰：「怪卿面貌酷尚梁固。」他日上殿進札子，進罷，適抱笏俯躬奏曰：「向蒙陛下金口親諭臣面貌類先臣，伏念先臣祖、父頃事太宗、真宗，皆祥符之前，不知陛下以何知之？」上曰：「天章閣有名臣頭子，朕觀之甚熟。」適因下殿泣謝，音儀堂堂，上頗愛之，有用之之意。一旦，中書進熟，除一臣僚為益漕。凡進之例，更無改批，但紙尾畫「可」而已。忽特批云：「差梁適。」未幾，又除修記注，以合格臣僚進之，復批梁適。自後知制誥至翰林學士，除自凡上，皆批於公，由秘丞至台輔不十年。

太祖欲開惠民、五丈二河，以便運載。吏督治有陳丞昭者，江南人，諳水利，使董其役。丞昭先以緝都量河勢長短，計其廣深；次量鋪之闊狹，以鋪累尺，以尺累丈，定一夫自早達暮合運若干鋪，計鑿若干土，總其都數，合用若干夫，以目奏上。太祖歎曰：「不如所料，當斬於河。」至訖役，止行九夫，上嘉之。又令督諸軍子弟濬池於朱明門外，以習水戰。後以防禦使從徵太原，晉人嬰城堅拒，遂議攻討。以革內壯士，蒙之為河而入，雖力攻不陷，師已老。上深憫之，且將親幸其洞，攜藥劑果餌慰撫士卒。時李漢瓊為攻城總管，挽御衣以諫，曰：「孤壘之危，何啻繫卵矢石如雨，陛下宜以社稷自重。」遂罷其幸，止行頒賚而已。既不克，又欲增兵。丞昭奏曰：「陛下有不語兵千餘萬在左右，胡不用之。」上不悟，丞昭以馬策指汾，太祖遂曉，大笑曰：「從何取土？」丞昭云：「勿布囊括其口，投上流以塞之，不設板築，可成巨防。」用其策，投土將半，水起一尋，城中危蹙。會大暑，復晉人間道求契丹援兵適至，遂議班師。

周世宗顯德中，遣周景大濬汴口，又自鄭州導郭西濬達中牟。景心知汴口既濬，舟楫無壅，將有淮、浙巨商貿糧斛賈，萬貨臨汴，無委泊之地，諷世宗，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，起台榭，以為都會之壯。世宗許之。景率先應詔，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。方運斤，世宗輦輅過，因問之，知景所造，頗喜，賜酒犒其工，不悟其規利也。景後邀鉅貨於樓，山積波委，歲入數萬計，今樓尚存。

折御卿，淳化中拜永安節度、麟府總管。契丹萬餘騎忽入寇，御卿一擊，遂敗，斬五千級，獲馬千匹，擒司徒、舍利數十人，虜中號為突厥太尉。太宗大賞之。自後世襲其爵，子孫繼為府州總管，治其郡。夏倚中立常言：「嘉祐中為麟倅，公牒至府，其州將乃御卿四世孫，不類胡種。雖為雲中北州大族，風貌厯厚，揖讓和雅，其子弟亦粗知書。留中立凡數日，出圖史器玩、琴尊弧矢之具，雖皇州搢紳家止於是爾，信乎文德之遐被也。秣馬於庭，雖上閒殆少。每歲仲春，縱游牝於燕山，孕歸於櫪，任其自產，其種必渥窪也。然其牡罕有歸者。」

陵州鹽井，舊深五十餘丈，鑿石而入。其井上土下石，石之上凡二十餘丈，以榱楠木四面鎖疊，用障其土，土下即鹽脈，自石而出。偽蜀置監，歲煉八十萬斤。顯德中，一白龍自井隨霹靂而出，村旁一老父泣曰：「井龍已去，咸泉將竭，吾蜀亦將衰矣。」乃孟昶即國之二十三年也。自茲石脈淤塞，毒煙上蒸，以緝鑄煉匠下視，鎚者皆死，不復開濬，民食大饑。太祖即位，建隆中，除賈琰贊善大夫，通判陵州，專乾濬井。琰至井，齋戒虔肅，引鎚徒數百人，祝其井曰：「聖主臨御，深念遠民，井果有靈，隨濬而通。」再拜而入，役徒憚不肯下，琰執鎚先之。數旬不見泉眼。初煉數百斤，日稍增數千斤。郡人繪琰像祀於井旁。

石元懿熙載，西洛人，家貧遊學，事母以孝聞。嵩陽道中遇一叟，熟視之，稽顙曰：「真太平良弼也。吾幼為唐相房元齡檢書蒼頭，公酷似之。」囑之曰：「見子事契相投者，即真主也，善事之。」語訖即滅。後國初，太宗建太寧軍節，公謁之，傾意投接，為掌書記，游從觴詠，情禮深厚。公長於太宗，簡墨尊俎，常以兄呼之，然亦得事上之體，不諂不瀆，故免數斯之辱。殆踐祚七年，為右僕射、平章事。卒，太宗親幸其第，臨喪哭之哀，謂近侍曰：「石某以純正事朕，自府幕至台席，朕窺之無纖瑕，方此委用，朕不幸也。」

寶元元年，朱正基駕部知峽州，即江陵內翰之子。一夕，夢一吏白云：「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廨宇，願速葺，不宜後。」時朱不甚為意，連三夕夢之，方少異焉。因語同僚，亦盡異之，然亦未加葺。明日，報至，歐陽永叔謫授夷陵，報吏云：「已及荆門。」朱感其夢，待之特異。將入境，率僚屬遠郊迓之。歐公臨邑，亦以遷謫自處，益事謙謹，每稟白皆斂板於庭。州將常伺之，俟入門，先抱笏降於階。至滿任，不改前容。歐公親語其事於其孫集賢初平學士焉。

王昭素，酸棗縣人，學古純直，行高於世。市物隨所索償其直，貨者乃曰：「適所索實非本價。」昭素謂之曰：「汝但受之，免陷汝於妄語咎。」自爾人無敢給者，相戒曰：「王先生市物不可虛索。」一夕，盜者穿窬將入，以橫木滿室，不通其穴。昭素覺之，盡室之物潛擲於外，謂偷兒曰：「速去速去，恐有捕者。」盜慚，委物而遁，鄉盜幾息。李穆昔師之，逮為學士，薦於朝，溫

旨召至便殿。年七十，顏如渥丹，目若蕩漆。繆居絕欲四十年，家無女侍。上賜坐，講《乾卦》至「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」，起整巾，稽顙改容而說，上問曰：「何故？」昭素奏曰：「此又正當陛下今日之事。」引喻該證，微含箴補，上側聽啟沃。講罷，留茗果宴語，賜國子博士致仕。留禁中月餘，詢治事養身之術，昭素曰：「治世莫若愛民，養身無非寡慾，此外無他。」上愛其語，書於屏幾。卒年八十九。

辛文悅，後周通經史裡儒。太祖幼嘗從其學。顯德中為殿前都點檢，節制方面，兵紀繁劇，與文悅久不相見，上每亦念之。文悅一夕忽夢迎拜鑾輿於道側，黃屋之下，乃太祖也。文悅再拜，帝亦為之笑。是夕，太祖亦夢其來，令左右詢訪，文悅惠然飾巾至門矣，上大異之。後遷員外郎。

柳仲塗開知潤州，胡旦秘監為淮漕，二人者，俱喜以名驚於時。旦造《漢春秋編年》，立五始先經、後經，發明凡例之類，切侷聖作。書甫畢，邀開於金山觀之，頗以述作自矜。開從其招而赴焉。方拂案開編，未暇展閱，開拔劍叱之曰：「小子亂常，名教之罪人也。生民以來，未有如夫子者，至若丘明而下，公、谷、鄒、郝數子，止取傳述而已。爾何輩，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編首今日聊贈一劍，以為後世狂斐之戒！」語訖，勇逐之。旦闊步攝衣，急投舊艦，鋒幾及身，賴舟人擁入，參差不免，猶斲數劍於舷，聊以快憤。後朝廷授開崇儀使，知寧邊軍，聲壓沙漠。其子洩及第於咸平三年陳堯咨榜。唱名日，真宗召至軒陛，親謂洩曰：「夜來報至，汝父已卒，今賜汝及第。」給錢三萬，俾戴星而奔，給護旅櫬，特加軫悼。

杜審琦，昭憲皇太后之兄也。建寧州節，一旦請覲，審琦視太祖、太宗皆甥也。一日，陳內宴於福寧宮，昭憲後臨之，祖宗以渭陽之重，終宴侍焉。及為壽之際，二帝皆捧觴列拜，樂人史金著者粗能屬文，致詞於簾陛之外，其略曰：「前殿展君臣之禮，虎節朝天；後宮伸骨肉之情，龍衣拂地。」祖宗特愛之。

張乘，戶部員外郎、知制誥。唐故事，首曹罕有掌誥者，乘乞退為行內，不試演綸之職，遂退為度支員外郎、知制誥，自爾為例。

柴諫議成務知河中府，有遠識妙略。當銀、夏未寧，蒲中最扼飛挽之衝，公悉應之，略無弛曠。嘗患府衢狹隘，市民歲侵，簷閭節密，幾輒之不容，公計之曰：「時平民安，萬一翠華西幸，輪蹄扈蹕，千乘萬騎，胡以為處？」遂奏乞撤民居以廣街衢，可之。未幾，果有汾陰之幸，因留蹕蒲關凡五日。

張去華登甲科，直館，喜激昂，急進取，越職上言：「知制誥張澹、盧多遜、殿院師頴，詞學荒淺，深玷台閣，願較優劣。」太祖立召澹輩臨軒重試，委陶穀考之，止選多遜入格，餘並黜之。時諺謂澹為「落第紫微」，頴為「揀停殿院」。賜去華襲衣、銀帶，為右補闕，士論短之。後十六年不遷，反不逮平進者。榜下宋白，昔同直館，白為學士，去華猶守舊職。

邵曄知廣州，鑿內濠以泊舟楫，不為颶風所害。相次陳世卿代之，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。五年之後，民始有完衣飽食。廣人歌曰：「邵父陳母，除我二苦。」

張乖崖鎮益，屢乞代，當蜀難已平，願均勞逸。王文正旦舉凌侍郎策，具言性稟純懿，臨蒞強濟，所治無曠。上喜，遂除之。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印懸劍鋒以授之，後在劍外凡六任。時辟楊蟬為益倅，奏名上，太宗不識「蟬」字，亟召問立名之因。奏曰：「臣父命之，不知其由，兄蚘、弟蛻盡從『蟲』。臣家漢太尉震之後，今已孤，不敢輒更。」上曰：「『蟬』有何義」奏曰：「臣聞出《羽陵蠹書》，曰白魚蟲也。」上歎曰：「古人名子，不以日月山川隱疾，尚恐稱呼有妨，今以細碎微類列名其子，未知其謂也。」以御筆抹去「蟲」，止賜名單。弟蛻之女妻夏英公，閩范嚴酷，聞於掖庭。因率命婦朝後宮，章獻後苛責之，方少戢。

胡大監旦知明州，道出維揚。時同年董給事儼知揚州，遇之特歡，截篙投櫓以留之。一日，延入後館，出姬侍，列肴餼，其宴豆皆上方貴器，飲酣，胡謂董曰：「吾輩出於諸生，所享若此，粗亦忝矣。弊舟亦有衰鬢二三，容止玩飾不侔同年之家。人生會合難得，或不棄，來日能枉駕弊舟數杯可乎？」董感其意，大喜。徐又曰：「三品珍器，貧家平生未識，可略假舟中，聊以誇示荆釵得否？」董笑曰：「狀元兄見外之甚也。」亟命滌濯，以巨奩盡貯之，對面封訖，令送舟中。明日五鼓，張帆乘風，瞥然不告而行。不旬至杭州，薛大諫映亦榜下生也，首問胡曰：「過維揚，見董同年否？」胡曰：「見」。又曰：「董望之材器英邁，奇男子也，然止是性貪。」一日尊前，胡謂薛曰：「聊假二千緡，創立鑑湖別墅，鄞麾才罷，便當謝病，一扁舟釣於越溪，豈能隨蝸蠅競吻角乎？」薛公不得已，贈白金三百星，聊為釣溪一醉。旦輒領之，不為少謝。後知制誥，王繼恩平蜀有功，恃勛邀寵，潛溢怨讒，將加恩，以銀數千兩賂旦，托為褒詔，事敗，旦削籍為典午，竄當州安置焉。